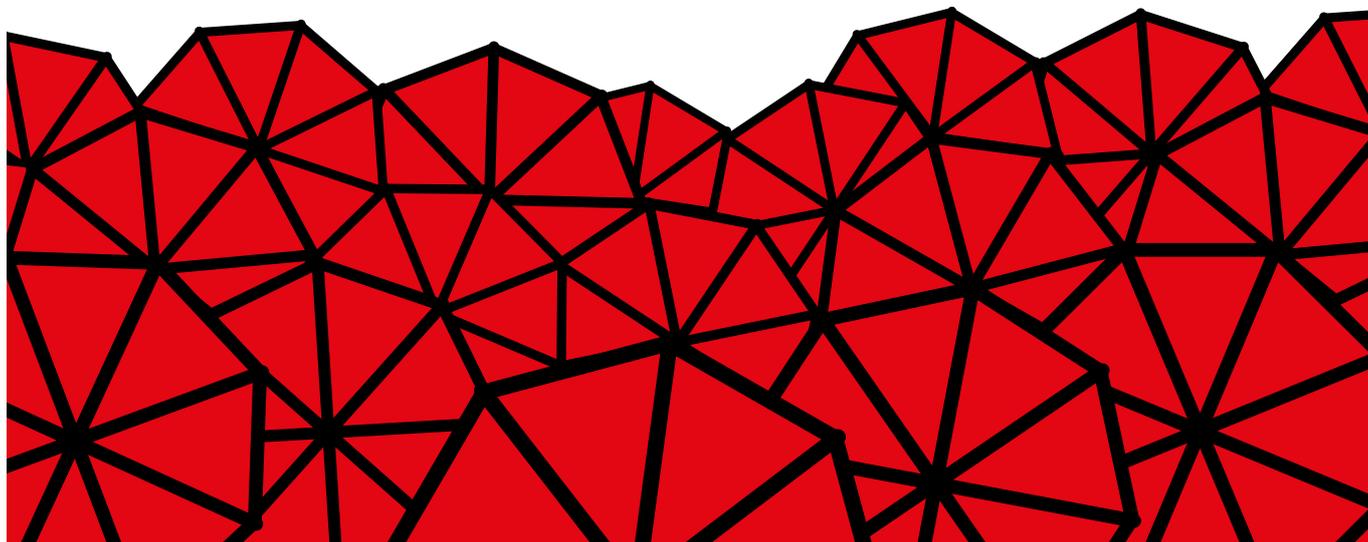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09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 需求与权利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

介绍

本简报关注跨性别性工作者 (TSW) 在NSWP论坛 (在线问卷和焦点面谈小组) 中揭露的问题与需求。

本简报关注跨性别性工作者 (TSW) 在NSWP论坛 (在线问卷和焦点面谈小组) 中揭露的问题与需求。首先关注的是交叉的议题, 希望在调查小组需求和权利之前先了解TSW社群的环境。之后讨论的是法律状况, 关注立法体制如何影响TSW的工作与生活。然后话题转向TSW的问题与需求, 先讨论暴力问题, 接着探讨歧视是如何影响教育、就业、住房、公正和适当医护服务可及性的。简报结语指出, 世界各地的TSW团体需要倡导和行动方面的支持, 以满足社群需求。简报也为政策和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者, 以及直接为社群提供服务的机构提出了建议。简报提供了NSWP成员团体的案例, 介绍了他们动员TSW社群主张自身权利, 展示了社群的行动。

鸣谢

感谢NSWP成员组织代表参与本简报的咨询, 包括调查、面谈、视频对话、电话和邮件交流, 并为我们提供关于跨性别性工作者在各自国家所处情况的报告、文章、概况介绍和简报。没有他们的合作, 就不可能为这篇简报做好准备。

跨性别性工作者—交叉的现实与压迫

TSW非常容易遭到暴力伤害, 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处于“憎妓”和“恐跨性别”的交叉点。

由于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对跨性别¹的偏见和社会污名, 跨性别性工作者 (TSW) 属于最边缘化最脆弱的性工作者群体。在世界任何国家, 性工作都是高风险行业。原因有多种, 包括在遭受暴力时缺少法律保护; 缺乏为性工作者提供支持项目的政治意愿; 宗教和文化催生的“憎妓²”法律政策; 以及其他加重对性工作者的污名与边缘化的因素。TSW非常容易遭到暴力伤害, 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处于“憎妓”和“恐跨性别”的交叉点。

跨性别性工作者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 贫穷、种族和宗教背景、残障、感染艾滋病毒、居留身份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恶化了恐跨性别和憎妓歧视的影响³。在政策制定和讨论项目实施时, 必须承认这种交叉压迫。

在很多国家, 大量TSW是无身份的移民。他们离开自己的出生国度, 以逃避空跨性别引发的暴力、家族驱逐或贫困, 希望建设更好的生活。和其他没有安全居留身份的人一样, TSW移民会遇到额外的障碍, 如语言不通, 难以获得住房、失业救济、医护服务/医保等社会福利。移民TSW不安全的居留身份使其难以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导致社群被边缘化且易受伤害, 而由于害怕被遣返, 他们经常不能获得保护。农村地区以及其他面临比上述情况更糟问题的TSW很难获得社群帮助, 因此常会遭受更深重的歧视。为了更好的理解世界不同地区跨性别性工作者的生活, 需要用交叉视角来解释阶级、种族、宗教背景、艾滋病毒感染、移民身份、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工作。交叉视角也有利于阅读本简报。

法律状况

在世界各地, 有赖于法律对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是刑事定罪还是保护, TSW经历着不同层次的歧视。TSW经常被刑事定罪, 因为这些法律针对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工作两个方面起作用。而且, 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 对性工作的报道经常聚焦于跨性别群体, 这是对群体的负面曝光, 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刑事定罪和污名化。一些国家的法律对易装和同性恋进行刑事定罪 (如尼日利亚、萨摩亚、汤加、纳米比亚、乌干达、印度部分地区、所罗门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根廷部分地区、土耳其、多数中东非国家)。有的国家对跨性别者刑事定罪。却基本没有国家有专门的政策或项目来保护跨性别者免受人权侵犯, 或支持跨性别者在遭受暴力时寻求法律正义。

- 1 在本简报中, 根据跨性别平等全球运动和欧洲跨性别者的实践, “跨性别者”这个词代表了一大类社会名词, 指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的人, 以及希望以与生理性别不符的形式展现性别的人。
- 2 “憎妓”指针对性工作者的个体的憎恨、厌恶、歧视、暴力、攻击行为或负面态度。憎妓在不同情况下, 会导致严重暴力、制度性歧视、刑事定罪和其他针对性工作者的负面与敌意。
- 3 在美国, 跨性别者中, 50%的黑人, 34%的拉丁人和16%的亚洲人都在从事包括性工作在内的地下经济活动, 而白人跨性别者仅有11%。
(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组, 2011)

对于一些TSW来说，从事性工作是为了进行变性手术或激素治疗；有时还需要出国以获得这些治疗。

而且，在世界各国，多种法律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使性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被刑事定罪⁴。在管理体制中，TSW不能登记为性工作者，因为只有单一性别者才能申请。跨性别者必须进行变性手术，才能更改证件，再登记为性工作者。这一手术花费甚高，很多TSW无力承担，只得选择无照工作。这在刑事定罪的体制下会很危险，因为它迫使这些性工作者以极隐蔽

的方式工作。这也导致了性工作者与支持服务的脱节。在很多国家，跨性别者在办理法律证件（身份证、护照、出生证及其他各种登记所需证件）更改姓名和性别的手续时遇到了困难。很多国家要么是不允许TSW办理更改手续，有的虽然允许，但提出侮辱性的甚至侵犯人权的要求⁵。这种手续有的费用很高，时间漫长，使跨性别性工作者难以申请。对一些TSW来说，性工作是挣钱支付变性手术或激素治疗的手段，有时还要为去其他国家获取这种服务挣钱。

很少有国家对性工作和性工作者非刑事化，目前仅有新西兰和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而且也还有些条款是可以用来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的。比如，和所有移民性工作者一样，移民TSW经常受到反人口贩卖政策法律的影响。这些政策专注于在“突袭与拯救”行动中盯住移民性工作者，对他们实施遣返或拘留。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问题与需求

针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暴力

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在世界各地，TSW都受到严重的污名化。而多层面的歧视加剧了这种污名。对TSW而言，涉及跨性别者的刑事定罪法律使情况恶化，导致TSW经常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下工作。在这种环境中，TSW害怕来自不同人群的暴力，其中包括警方等政府官员。

在很多地方，TSW都是暴力的目标，包括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恐跨性别引发的仇视犯罪。TSW的工作环境对其面临的暴力水平和类型有着影响。一般而言，单一性别的男性或女性性工作者使用室内场所开展性工作。而出于各种原因，跨性别性工作者选择室外工作。虽然未必在室外工作的人就更容易遭受暴力，但TSW特别指出他们普遍受到来自各种人群的暴力。室外工作意味着缺乏室内工作时可能会有的保安设施。社会上恐跨性别的态度也会加剧仇视犯罪。TSW，尤其是那些在室外工作的，暴露在人们视野内，很容易成为暴力和仇视犯罪的目标，遭到强奸、殴打、公开羞辱甚至谋杀⁶。警察对街头性工作者的经常性干预也增加了暴力风险，因为性工作者只能靠有限的时间和地点与客户协商，对客户进行判断。对TSW施暴的人包括但不限于：路人、执法人员、假装客人的施暴者、帮派人员、以TSW为目标的恐跨性别者。

4 更多信息请参考NSWP关于性工作、法律和对客户的刑事定罪的简报。

5 比如，绝育要求或进行“性别认同障碍”的精神诊断。

6 更多信息，参见NSWP, 2013.

由于缺乏安全便利的报案机制，仇视犯罪和谋杀案件的实际数字要远高于此。

已知的是，警方和个别警员针对TSW施加暴力，尤其在刑事定罪的社会中。当法律对性工作和/或跨性别行为刑事定罪时，那些以TSW为目标的警察更会觉得不会受惩罚。TSW特别指出遭到警方暴虐行为、威胁、恐吓，有时警方威逼恫吓向他们索贿，甚至敲诈⁷。在之前的研究中，曾记录有一些敲诈和强奸案件，TSW受到监禁和暴力的威胁，被要求向警员提供金钱或免费性服务⁸。

在很多国家，帮派也是施暴者，尤其是敲诈TSW，要求他们交保护费。在很多案例中，那些拒绝或无力支付保护费的人，遭到了肢体攻击，最糟时甚至被杀害⁹。除了金钱剥削之外，一些还与其他组织（当地居民、执法人员等）合作，使用暴力对TSW的区域进行“清洁”¹⁰。欧洲跨性别（TGEU）的跨性别谋杀监测项目（TMM）揭露，在2008年1月到2011年12月间，所有跨性别谋杀受害者中，75%是性工作者¹¹。该项目显示，跨性别性工作者经常遭到由恐跨性别和憎妓污名引发的仇视犯罪，此类犯罪的总量令人担忧。不幸的是，已有的研究报告仅仅揭露了现实情况的一部分，由于缺乏安全和可及的报案机制，仇视犯罪和谋杀的实际数字要远高于此。

歧视

TSW最多提到的问题就是歧视，它助长了更多的偏见与阻碍。歧视始终是TSW团体最先动员社群斗争的问题。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哪里都有，影响了他们获取多种基本供应和权利。本节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教育和就业、住房、获得法律保护、适当的医护服务。歧视影响着许多少数群体，但TSW经常不在反歧视政策/法律的保护范围内¹²，使他们在受到权利侵犯时无法求助司法，在获取服务时也得不到适当的帮助。对TSW的歧视，可能来自于性别认同/以性工作为业，这意味着TSW通常会经历恐跨性别和憎妓带来的双重歧视¹³。

教育/就业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大众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受教育与就业机会。由于他们是性少数群体，跨性别者不情愿背着污名去受教育。而且，由于缺乏面向跨性别的法律/政策，老板可以在雇佣和解聘时歧视跨性别者。跨性别者中有很高比例从事性工作，这部分要归咎于跨性别者在受教育和求职中遇到的歧视。对一些TSW来说，性工作是一个工作机会，而且不用应对其他职业中可能存在的恐跨性别。另外，跨性别者经常感到，和其他跨性别者一起工作，可以互相支持。性工作提供了一种社群感，这在教育或者其他职业环境中是没有的。因为在那些环境中，跨性别者是极少数。

7 参见 Godwin, 2012; Crago & Arnott, 2009, 2-3页; ASWA, 2011, 32-35页; SWAN, 2009, 28-36页。

8 参见Balzer & Hutta, 2012,35-36页; ASWA, 2011, 32-35页; SWAN, 2009, 28-36页; Galvan & Bazargan, 2012.

9 例如很多拉美、加勒比和亚洲国家，以及土耳其。

10 例如，在巴西、圭亚那和秘鲁，由政府资助的“行刑队”或治安维持会负责清除区域内不受欢迎的群体。参见大赦国际，2012, Maltchik, 2011,页3.

11 TMM项目报告的谋杀案中，超过1/3的被害有关于职业或收入来源的信息。在这些受害者中，性工作者占比最大。

12 在反歧视法律中明确纳入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的仅有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瑞典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法律草案中希望纳入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的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日本、蒙古、纳米比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波多黎各、瑞士和委内瑞拉。

13 在一些国家，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性工作者，受到警方的日常骚扰，即使法律没有将跨性别或易装刑事定罪。警方可使用公共滋扰、街头滞留和交通法。这在非洲、亚洲、中南美的一些国家以及土耳其是常见措施。

无家可归的TSW更容易受到警察、路人、帮派、伪装成客人的暴徒等各色人等的暴力伤害。

住房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很多TSW在寻求基本住房服务等社会保障服务时遇到很多困难。在一些国家，这些服务本该是为那些需求服务的人提供的安全网。TSW指出，由于房东歧视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工作，他们经常要支付比平均价更高的房租。房东或邻居经常只是出于个人好恶就针对TSW提出投诉，这可能导致TSW无家可归，或没有安全工作的地方。

TSW也提出，警方以“提供卖淫场所”、“从他人卖淫中获利”、“人口贩卖”“传播性病”、“制造噪音”为名到家里搜查的次数越来越多¹⁴。在法律手段无法迫使TSW离家的情况下，居民会针对他们进行威胁和暴力活动¹⁵。无家可归的TSW更容易受到警察、路人、帮派、伪装成客人的暴徒等各色人等的暴力伤害。

司法正义可及性方面的歧视

相应的反歧视法律/政策的空缺，阻碍了TSW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司法救助。对性别认同和性工作的刑事定罪，意味着TSW不愿意寻求司法救助，担心他们会被逮捕囚禁。TSW在寻求司法救助时的经历显示出，司法程序中涉及到的警察、公职人员、法律工作者和法官等也对TSW有歧视。这进一步使TSW不愿意在遭到暴力后报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恐跨性别和憎妓的态度表现。很多TSW提出，警方不愿意对他们的报案开展高效的调查，也不相信他们的举报。实际上，针对TSW的暴力罪犯经常不受惩罚，很多罪犯毫发无损，或者只是被判了极短的刑期¹⁶。

在TSW眼中，很多国家的警察并不是保护者，而是潜在的暴力犯和歧视者。在世界各地，警察对TSW的暴虐都是常见的，产生的关系是不信任和恐惧，这进一步限制了TSW寻求司法救助。

适当医疗保健方面的歧视

在一些国家，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群体中较高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导致性工作者成为不适当的医护措施的对象，包括强制检测、强迫治疗、强迫登记和生物计量追踪/侧写等。TSW是全球艾滋病毒流行的关键人群，也经常受到不适当的甚至虐待性的医疗干预。面向TSW的医护服务通常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殊需求（或以极高价格提供跨性别者针对性服务）。由于缺少医生监督下的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一些TSW只能出国，或者去黑市上找替代品。很多TSW在没有医学指导下使用黑市激素，或使用工业硅胶或重油，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¹⁷。

根据性工作者的普遍经验，TSW在很多国家寻求医疗服务时都会遭到歧视。在那些对跨性别、同性恋¹⁸和性工作进行刑事定罪或极端污名化的国家，TSW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格的医疗服务。他们担心一旦暴露了跨性别者或性工作者的身份¹⁹，就会遭到起诉。在那些法律不阻碍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国家，很多跨性别者也会在去医院或诊所时犹豫，担心受到羞辱或敌视。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没有跨性别者或性工作者的工作网的地方，TSW极难获取针对跨性别的医疗、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信息。即使有这些服务，很多TSW也不知道如何获取，去哪里获取。

14 这些执法人员使用的罪名是针对与其他人（两个或更多）在他们的公寓住所或其他场所工作的未注册的性工作者。那些旨在消除“人口贩卖”、“卖淫”或保护公共秩序的法律被有意地模糊，用于骚扰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客户。

15 例如，住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居住区内的几名跨性别性工作者，被周围的居民视为暴力攻击的目标。从2013年1月起，他们的房子被警方搜查和封闭。2013年3月，一名被迫住在街头的跨性别性工作者被殴打，在医院去世。其他几名性工作者也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被居民严重殴打。

16 Hammerberg, 2009, 36 – 37页；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办公室, 2011, 54 – 62页；Balzer & Hutta, 2012.

17 例如，在中南美很多国家，跨性别性工作者遇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感染、四肢坏死、败血症、坏疽、血栓、癌症和死亡。参见Adrian, 2012, 91–92页。

18 在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地区，跨性别者被视为同性恋，这归咎于社会和公职人员的意识缺乏。因此，反同性恋法不仅用于男同性恋，也用于跨性别女性。

19 在科威特，跨性别者不能申请医疗服务，担心泄露他们的跨性别身份后，很多医生会将他们以“扮演异性”之名举报到警方。参见人权观察, 2012.

这使得TSW为了逃避这些虐待性医护项目，选择进行无保护性活动。

和其他性工作者一样，TSW需要包括安全套和其他性病预防工具在内的预防服务。在一些国家，没有针对TSW的预防工具。而在一些地方，发放预防工具的方式带有虐待性，包括强制检测和治疗²⁰。这使得TSW为了逃避这些虐待性医护项目，选择进行无保护性活动。在没有与TSW社群/组织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设计出的医护项目通常是无法满足社群需求的。有些地方，执法人员与医护服务机构合作，强迫使用安全套。这种方式导致TSW不愿意寻求医护服务，因为担心被刑事定罪/起诉。更糟的是，从性工作者那里没收的安全套被用作“卖淫”的证据。这种措施损害了全球艾滋病预防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很少有人研究TSW的医护需求。这个群体总是被划归到性工作者群体或男男性行为群体。

这导致在TSW医护需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知识空白，使这一群体在全球抗击艾滋病工作中被忽略。这种知识空白意味着，TSW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护服务，而希望为他们提供针对性服务的团体又缺乏资源，难以动员社群以改变现状。仅有几个国家有些基于TSW需求设计的医护项目。很多艾滋病毒阳性的TSW无法获得合格的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也难以获得所需的艾滋病毒相关药物和诊断，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一些地方，这些服务不是免费或打折的，这使得TSW难以负担。很多TSW都没有加入国家或私立的保险。由于法律对性工作和性别表达的刑事定罪、贫穷、歧视、缺乏信息、改变姓名性别的法定程序复杂，社会保障对TSW而言极为有限。

结论和建议

由于属于少数群体，以及本简报所提到的刑事定罪、暴力和歧视等等问题，世界各地的TSW都是被边缘化的社群。在任何社会，被边缘化都意味着只能存在、生活和工作在人权侵犯频繁且无人注意的地方。

对很多性工作者社群团体而言，组织和倡导工作通常要排在医疗服务之后。这是由于资助方将资金优先投入到与国际健康卫生目标相关的方面。人权侵犯不利于减低艾滋病毒感染率，而且会严重阻碍TSW获得医疗和其他服务。因此，为了实现卫生和艾滋病相关的目标，也就是为了降低感染率，TSW团体提出的问题必须得到承认和合作解决。政策和项目的设计者和实施者，以及一线直接与TSW服务的人，必须支持社群的倡导动员工作。以下是这次与TSW的咨询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旨在帮助那些希望能帮助跨性别性工作者团体的个人和组织。

对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的建议

- ▶ 实施国际人权标准，摒弃歧视，在医疗护理、住房、就业和商业服务中禁止基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工作的歧视。
- ▶ 撤销将“同性恋”或“易装”进行刑事定罪的法律，停止实施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性法律。

20 例如柬埔寨、中国、越南、蒙古和印度尼西亚。

- 制定针对仇视犯罪的法律时，明确为跨性别者提供保护，打击恐跨性别的暴力和事故，使TSW也能从中受益。
- 支持性工作者对性工作非罪化的要求。
- 制定透明高效的程序，方便跨性别者改变法律证件上的姓名性别，包括出生证、身份证、护照、学历证等证件。
- 建立操作迅捷的法律性别认可制度，使跨性别性工作者能够获得合格的针对性医疗服务，包括激素治疗，手术，心理支持。停止提出“精神病诊断”或“绝育”之类的要求，改善跨性别者相关医疗服务的质量。
- 培训医护人员、执法官员、公职人员，使其了解TSW的需求与权利。
- 确保遭到警方暴力的TSW受害者能够获得法律政策保护，打击调查与指控过程中的有罪不罚和审判不公现象。
- 在制定TSW相关的法律政策前，向TSW和他们的组织进行咨询。

对捐赠者的建议

- 确保资金投向那些真正为实现TSW权利而参与行动倡导的TSW社群。
- 确保资助那些考虑到TSW的特殊需求的艾滋病毒预防项目，不能假设他们的需求能够在面向普通性工作者或男男性行为者的项目中得到满足。
- 确保征集项目的信息到达了TSW组织，制定更简洁的申请程序。
- 与TSW团体合作开发项目，以应对TSW的紧迫需求，如应对危机情形、谋杀、极端暴力等。
- 确保在项目征集中优先考虑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的劳动权、人权和身份权。

面向希望为TSW提供支持与合作的人的建议

- 尊重TSW社群的多元化，确保服务能够适于TSW不同实际情况与需求。
- 在所有提供的服务中，确保为TSW的自我组织和动员提供机会。
- 与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团体建立工作网，以更好地理解TSW的情况。在性工作者组织呼吁性工作去罪化时提供支持。
- 理解在本地实际情况中，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工作之间的联系，并针对性地进行倡导改变。
- 对TSW进行培训，包括能力建设、项目周期管理、倡导与游说、语言、IT技术等。

关于媒体报道TSW相关议题的建议

- 停止传播关于TSW生活的错误信息或涉及TSW的案件，如搜查、逮捕、诉讼等。在处理涉及跨性别者或性工作议题的新闻时，应咨询TSW组织。
- 尝试从TSW那里获取一手信息，而不是依靠警方或其他持有恐跨性别或憎妓观念的人。
- 停止使用针对TSW的歧视性语言。
- 与TSW组织紧密协作，对媒体员工进行培训，包括TSW的问题、需求和主张。

跨性别性工作者组织的行动倡导成功经验

成功的“不要剪掉我的头发”运动，跨性别囚犯联盟，香港

(无网站)

“不要剪掉我的头发”运动由午夜蓝发起。午夜蓝是一个为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由跨性别性工作者领导。之后另有5个LGBT组织受邀加入，组成了跨性别囚犯联盟，旨在倡导改变香港惩教机构对跨性别囚犯采取的措施。很多跨性别囚犯是因为拉客和性工作相关犯罪而被关押。运动的目标群体是香港的东南亚跨性别性工作者，该群体成员在逮捕和被关押时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

在2012年4月开始外展工作，去接触目标群体，发放重要信息并提供支持。同时，在2012年5月的国际反恐同/恐跨性别日、7月1日的游行和年底的人权日开展公众教育活动（如巡演、演说和分发传单）。

在目标群体和公众两方面都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后，在2012年9月，联盟对惩教局提出了投诉，指出跨性别女性囚犯，在接收变性手术后，应当女性对待，要求当局按照跨性别囚犯所选择的性别对待他们。

惩教局回应，如果囚犯向长官告知他们接受了变性手术，他们就不会像男性囚犯那样被剪掉头发。

运动能够改变惩教局对待跨性别囚犯的方式，消除对跨性别囚犯的歧视对待。

土耳其跨性别性工作者领导性工作者权利斗争！

<http://www.kirmizisemsiye.org/kapali.html>

土耳其是全世界针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暴力和杀害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欧洲发生率最高的国家。在2008-2012年间，有31名跨性别性工作者被杀害，暴力案件不计其数。为反抗制度性的污名与歧视，跨性别性工作者多年来一直站在性工作者权利斗争的最前线。

2014年3月3日，为庆祝国际性工作者权利日，来自红伞性健康和人权协会的行动家们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天的活动，将社群组织在一起，了解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处境。尽管很多演说集中在跨性别性工作者议题，活动还包括单一性别的男性和女性性工作者的演说。这样，跨性别性工作者社群突出了所有性工作者面临的制度困境。

活动家们来自多个社会运动，包括LGBT组织、女权组织和工会。

活动还包括在安卡拉的人权雕像前进行抗议。

土耳其是全世界针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暴力和杀害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欧洲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参考文献

Adrian, T., 2012,《通向平权的阶梯: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性别者权利的艰难改善》, 收于 Balzer & Hutta (eds.)《尊重VS恐惧: 比较视角下的全球跨性别者人权情况》, Berlin: TvT Publication Series, pp. 87-93

大赦国际, 2012, 年度报告2012-巴西, 链接: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fbc394c73.html> (2014年6月4日登陆)

ASWA, 2011, 《我怕被虐待: 非洲四国性工作者在获取医疗护理时经历的人权侵犯和阻碍》, 最终报告

Balzer, C. & Hutta, J.S., 2012,《尊重VS恐惧: 比较视角下的全球跨性别者人权情况》, Berlin: TvT Publication Series

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办公室, 2011,《欧洲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 欧洲委员会出版, 链接 http://www.coe.int/t/Commissioner/Source/LGBT/LGBTStudy2011_en.pdf (2014年6月20日登陆)

Crago, A.L. & Arnott, J., 2009,《要权利不要拯救: 关于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女性、跨性别和男性性工作者的报告》, OSF 公共卫生项目

Galvan, F.H. & Bazargan, M., 2012,《Latina跨性别女性与执法部门的互动》, 链接: <http://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Galvan-Bazargan-Interactions-April-2012.pdf> (2014年6月4日登陆)

Godwin, J., 2012,《亚太地区性工作与法律: 性工作相关的法律、艾滋病和人权》, UNDP, UNAIDS & UNFPA区域办公室

Hammerberg, T., 2009,《人权与性别认同》, 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报告
人权观察, 2012,《他们狩猎我们取乐: 科威特针对跨性别女性的歧视与警方暴力》

Maltchik, R., 2011, No Brazil Todo Ha Grupos de Exterminio, O Globo

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组, 2011,《处处不公: 全国跨性别者歧视调查报告》链接: http://www.thetaskforce.org/reports_and_research/ntds (2014年6月4日登陆)

NSWP, 2013,《NSWP关于Dora被害事件的回应声明》, 链接: <http://www.nswp.org/news-story/nswp-statement-response-the-murder-dora> (2014年6月4日登陆)

SWAN, 2009,《抵制暴力: 中东欧和中亚地区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犯》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PROJECT SUPPORTED BY: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